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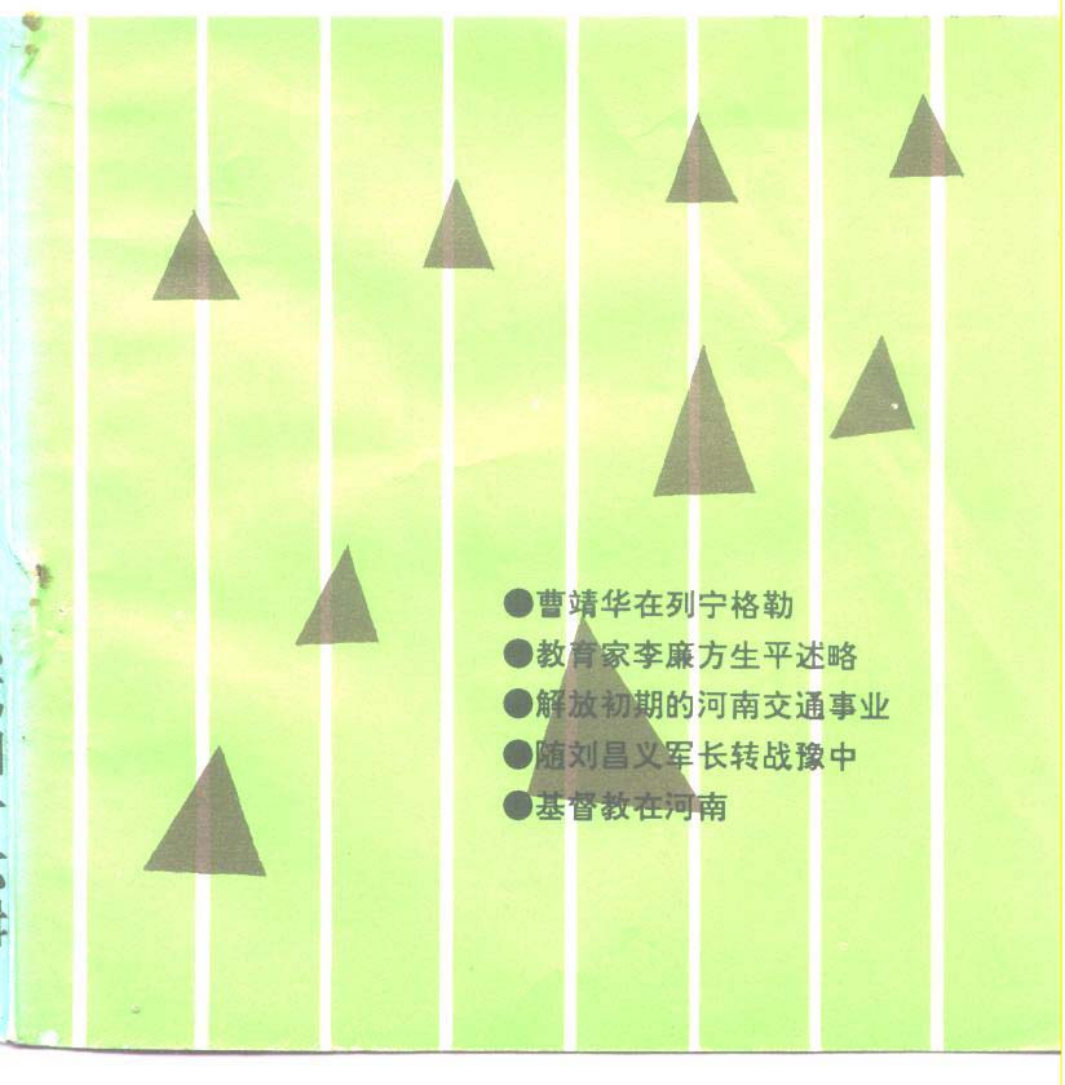
16

1993

河南 文史资料

2

(总第 46 辑)

- 
- 曹靖华在列宁格勒
 - 教育家李廉方生平述略
 - 解放初期的河南交通事业
 - 随刘昌义军长转战豫中
 - 基督教在河南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3 2

(总第 46 辑)

河南文史资料

EA96/32
季刊

忆 曹 靖 华	少年曹靖华	颌毅	4
	从渔阳里到东方大学	张羽	9
	曹靖华在列宁格勒	崔永昌	17
	曹靖华在北平东北大学	关山复	23
	怀念曹靖华同志	刘麟	27
	忆良师曹靖华	梅振才	32
文化 天地	《豫南日报》始末	李觉非 王勉之	36
	北新书局潢川总分店	朱逢春	43

教育家李廉方生平述略

郭戈 46

校 园 忆 往	参加实验“设计教学法”前后	李道祥	58
	忆河南省立小学和廉方教学法	许一默	74
	国立第一中学在淅川	邢子义	81
	汲县学校流亡禹县记	詹相度	86
经济 史话	民国年间河南发行的纸币	杨达	91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河南活动片段	周声远	104
	解放初期的河南交通事业	孙卫和	10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中原人物	往事忆述	贾心斋	116
	贾心斋在抗日战争中	常森任	120
	朱玖莹为官商丘	芦广文	132
	别廷芳墓碑与纪念碑	陈照运	135
	郭海长二三事	梁建堂	144
	兄长般的朋友郭海长	冀 沔	150

忆河南省国术人员训练班	杨福乾	157
-------------	-----	-----

中州烽烟	从镇嵩军到十五军	谷国泰	160
	抗战中的郑州战役	李勋甫	177
	随刘昌义军长转战豫中	陈正风	183
	先父杨尚武殉国记	杨若星	208

基督教在河南	傅良平	214
--------	-----	-----

质疑·订正·补充	221
----------	-----

补白	徐玉诺保护文物 (22) 徐旭生在河大讲学 (26) 彭锡田
	题词论情理 (42) 李益三巧对县长 (103) 百泉乡师的校徽和校歌 (119) 丁氏教育世家 (131) 孙殿英在漳河训练班 (156)

主编 袁 蓬	副主编 魏一明 王锡朋 高蓉生
--------	-----------------

少年曹靖华

○ 颀 毅

光绪二十三年秋，即公元 1897 年的 8 月 11 日，豫西伏牛山区的卢氏县五里川路沟口，一户不很富裕的秀才家里，新添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曹靖华。



曹靖华像

靖华父名培元，字植甫，20 岁时在陕州考中秀才之后，为改变家乡“山性使人塞，山性使人滞”的落后面貌，决心为振兴山区教育奉献一生。他婚后已生二女，28 岁时，其妻段氏又怀孕。一天，家无别人，她让植甫猜测这胎是男是女，植甫脱口而出：“是男！”为此，靖华出生后，母亲就起名“猜娃”。叫了一段时间，植甫嫌俗，

说孩子出生时正好天现彩霞，改名“彩娃”。

靖华 7 岁时拜师启蒙，父亲又引经据典，按家谱排行取名“联亚”。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靖华在开封省立二中读书时，创办了《青年》半月刊，开始发表文章才署名“靖华”。

靖华幼年比较稳重，不多说话，但记忆力和想象力很强。入学前，在家总缠着母亲给他讲故事。诸如“鸭子坡上的金鸭子怎样被洋人所盗”，“鱼塘沟每到谷雨前后为啥会成群出鱼”，“桦栎

坝大树上的猴头是否猴子所变”，“千佛窑里五老道如何坐地成仙”，以及“五里川八大景都因啥得名”，等等。植甫见靖华如此肯学好问，暗自高兴，但从不当面夸奖。有时也给孩子讲上几个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让其思考或效法。靖华从这些故事中，了解了家乡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有些内容已被写进了他的散文之中。

1903年，植甫受聘到离家30华里的朱阳关义学教书。这时靖华已将满7岁，应拜师启蒙。正好靖华之弟葆华，只比靖华小两岁，也快到上学年龄，为了互相作伴，植甫临走之前，就把两个孩子一齐托付给本村一位同姓的私塾先生。一个多月后，植甫从朱阳关回来，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检查学习情况。靖华先把书本往桌子上一放，对着父亲深深鞠了个躬，然后背过身子，把一本《三字经》背了一遍。父亲听后未加褒贬，顺手指着“人之初”一句中的第一个字，问靖华是否会讲，靖华急得用手乱掐自己的衣角，迟迟回答不出。母亲怕植甫急孩子，连忙开脱说：“他伯父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他又看风水又教书，咋能教好孩子？”植甫听后，把两个孩子拉近跟前，耐心地给孩子解释：人为万物之灵，但世上有好人，也有坏人。为此，人要从小学善，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写人字撇要出头，捺要趁平，既顶天立地，又站稳脚跟。经反复考虑，植甫决定带靖华到朱阳关义学就读。母亲同意，并叫葆华也去。

朱阳关离县城130华里，街两头有东西衙门，比五里川街长人多，三六九日逢集。所谓“义学”，即学校占有相当一部分庙产，学生不纳学费。但学校多是本地的走读生，没设立食堂，靖华父子三人均在一亲戚家搭伙。一天中午，葆华吃饱后把一块馍扔了，靖华觉得可惜，拣起来自己吃。晚上睡觉前，靖华故意问其弟：

“父亲教的《锄禾日当午》那首诗你记得吗？我怎么背不过呢？”葆华不明其意，便把这首诗很熟练地背了出来。父亲听了先是哈哈大笑，后又严肃地问葆华：“那么，你为啥中午把一块馍扔了呢？”葆华恍然大悟，低头不语。从此以后，他对粮食也爱惜了。

朱阳关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但思想比较开化，广交朋友。曹植甫先生，平时收到书信较多，与外界保持着广泛联系。识字日益增多的靖华，不仅从父亲口头上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还从父亲的书桌上读到了《仁学》、《少年中国说》等书籍。书中的进步思想，使他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启迪、鼓舞了他上进、自强之心。

1911年，朱阳关义学因有兵乱匪患，暂时停办。曹植甫暂时在自己家乡火神庙办学，靖华仍随之就读。当时吃面全靠自己推磨。父亲想让孩子经受劳动锻炼，隔几天就喊靖华黎明即起，帮家庭推完磨再到学校去。靖华年幼身低，力不从心，帮大人推磨只不过跟上转圈而已。父亲用手指在磨台上写些单词或成语，教他会读、会讲，并连词造句。这样日积月累，使靖华从小奠定了较为丰厚的汉语基础。

1912年，清帝退位。一天，靖华、葆华与曹涵、曹怀、贾玉玺等几个同窗好友，在五里川街上听了有关剪辫子的宣传之后，经过一番争论，下定了剪辫子决心。靖华到亲戚家借来一把剪刀，带大家到河边柳林里，互相帮忙剪去了辫子。母亲发现他们的辫子不见了，便大惊失色地盘问，并说：“辫子乃皇上规定的必留之物”，剪掉了“王法难容”，并“伤天害理”。植甫见老伴如此害怕，才慢慢放下正阅读的《饮冰室文集》，乐呵呵地说：“孩子们敢于剪去辫子，有勇气，做得对，辛亥革命不就是要改朝换代吗？我若也象他们这样年轻，说不定还剪得早哩！”父亲把两个孩子拉到

身边，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啊，就是太迷信皇帝。一个堂堂正正的脑袋，为什么非要拖条尾巴呢？”

就在宣统退位后的这年清明节，植甫带靖华和一群学生到山上踏青，靖华刚上到五里川八大景之一“金鸡报晓”的大小鸡冠山，就觉得累了。举目远望，只见重峦叠嶂，如沧海狂涛，想停下来休息。父亲未正面表态，只高声朗读起“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句，鼓励靖华继续前进。从山上踏青回来，靖华摆出很多怪石和鲜花、奇草，以示满载而归。父亲问他对这次登山有何感受，靖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大山雄伟、壮观，家乡的山河太可爱了！”父亲说：“你是咱山区的儿子，应当有大山一样的性格。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长大之后，要走出大山，去见大世界！”

1913年，曹靖华报考卢氏县高等小学。从未离家远行的靖华，背上行李，步行两天到达县城。按照父亲嘱托，他在县城找到了一家亲戚家落脚。亲戚见靖华穿戴土里土气，怕考官衣帽取人，取出一套新衣服让他更换，并说明赶考是件大事，衣帽应当齐全。但生性倔强的靖华，却不以为然，他说：“不考衣服考学问，何必如此认真！”功夫不负用心人，这次考试，靖华名列榜首。

县立高等小学为当时全县最高学府。课程有国语、算学、历史、博物、修身、音乐等十多门，这对只读过四书五经的靖华来说，犹如踏进了一个新的王国。他知难而进，埋头苦学。学校没有食堂，远路学生无钱上街包伙，得自己做饭。靖华家乡产麦子较少，主要靠吃粗粮。晚上豆面条，早晨包谷糝汤。柴湿烟旺，每顿饭都熏得他两眼泪淌。多亏他从小吃惯了粗茶淡饭，干惯了家务杂活，对这种苦读生活不以为苦。学校原定三年毕业，但因刚废除四书五经，开设新课，教师力不从心，得边教边学。加之袁

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影响了教学。为保证学完规定课程，校方决定延长一年结业。

1916年靖华毕业前夕，老师以《我的志愿》为题，让学生作文，多数学生写的是，要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或立志务工经商，实业救国，有的打算投笔从戎，报效祖国。靖华则写道：愿作一只报晓雄鸡，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愿作一根小小火柴，将藏有豺狼的荒野烧它个烈火熊熊；或象一头辛勤的黄牛，默默地吃草，不停地耕种。

清末民初的高等小学毕业生，在卢氏山区犹如凤毛麟角，在人们心目中与以往秀才差不多。品学兼优的曹靖华，即将毕业前早有不少人为其奔忙，有的想让他留校任教，有的推荐他为县府督学。但靖华不为眼前名利所迷，决心走出一条新的人生道路。领到县立高等小学毕业证书之后，他按照父亲“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应到山外见大世面”的教导，告别了卢氏山城，到当时的河南省城——古城汴梁去考学了。

1988年

（本文作者顾毅，原名邹杰义，曾任中共卢氏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主任。）

本文编辑 徐金柱

从渔阳里到东方大学

► 张 羽

渔阳里这个地名，在今天，恐怕很多人不知道它，更不知道它在哪里。它就在上海十分热闹的淮海中路上，是一条正对着成都南路的狭窄的弄堂。渔阳里6号，这座二楼二底的普通房子，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的地方。从1920年9月起，在屈指可数的一年时光里，在这里进出过的四五十名青年学生中，有刘少奇、罗觉（亦农）、任弼时、王一飞、萧劲光、傅大庆、汪寿华（何会亮）、任作民、俞秀松、彭述之、柯怪君（庆施）以及曹靖华、韦素园、蒋侠僧（光慈）等人。

曹靖华19岁高小毕业，遵照父嘱，告别家乡，到达省城开封，考进河南省立第二中学。他半工半读，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挺身而出，站在爱国反帝的第一线，创建了青年学会，创办了《青年》半月刊。1920年5月，他被选为河南省学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地点在一品香大旅社。在会上他结识了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旅日学生代表李达，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新时代的讯息，点燃了他心头的希望之火。他回省考试毕业，在求职无门、升学无钱、回家无路（当时北方大旱，盗贼蜂起，山区道路阻塞）的时候，决心束装南下，到上海去谋生。

过南京时，适值南京高等师范办了个暑期补习学校，请了很多名人，胡适、任鸿隽、蒋梦麟、李达，都在那里讲学。他想到

那里去碰碰运气，住了几天，想找工作没有着落。接着直奔上海，去找在一品香开会时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张静庐。张静庐对他说，泰东图书局有三个编辑，还要找一个校对。月薪 10 元钱，管住，自备伙食，问他干不干？曹靖华急着找一个栖身之处，就到四马路泰东图书局去当校对。那时，他嗜书如命，不放弃任何增长见识的机会，只要听说有人讲学，不管多远也要去听。泰戈尔来华讲学，他去听了；罗素到中国公学讲学，他不怕路途遥远，也去听了。听完之后，摸摸口袋，只有两毛钱，要坐车就不能吃饭，要吃饭就不能坐车，怎么办？吴淞到上海的火车，一趟一趟过，他摸摸口袋，不敢坐车，饿得不行，买个馒头吃了，只好徒步回店。黑夜沉沉，走了 30 华里，直到半夜，才到书局。早晨上班时，头脑昏昏，稿上出现了不少错误。张静庐一看，皱了皱眉头，问他原因，他说了昨晚步行回店的事。张体谅他，要他去歇歇再干，他心里却十分不安。

没多久，安徽朋友蒋侠僧来信说：饿肚皮不可怕，但没有时间自修怎么行？要他到安徽教书去。他辞了校对，到安徽的和悦洲。和悦洲归大通管辖，是孤悬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船只在这里上货卸货。一里多长的街，设了个小学，曹靖华到小学去教书。他在那里又认识了不少进步人士。时间不久，蔡晓舟写信告诉他，上海渔阳里办了个“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建议他去投考。1920 年底，他辞去小学教师职务，急急赶回上海。

他找到了刊登在 9 月 30 日《民国日报》上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是这样写的：“本学社拟分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语外，各班皆从初步教授。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

上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此白。”

他找到好友蒋侠僧，一起到渔阳里6号，看到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得知虽然这个外国语学社在招生广告上列了俄、法、德、英、日等国语言，并且聘了李汉俊讲法文，李达讲日文，袁振英、沈雁冰讲英文，但主要的还是一门俄文，由杨明斋和库兹涅佐娃主讲。接待他的正是这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山东大汉杨明斋，其人面色温和，朴实诚恳，给曹靖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他报名入学时，已有不少人经各地革命团体介绍来到上海，主要是来自三个省份，因此，很自然地分成三个小组活动：一个是湖南组，有刘少奇、任弼时、罗觉、萧劲光、彭述之、卜士奇（道明）等；一个是浙江组，有王一飞、俞秀松等；一个是安徽组，有蒋侠僧、韦素园、柯怪君、吴葆萼、章人功等。总共有三四十人。其中以湖南、安徽的人最多。曹靖华家住河南，而河南省只有他一个人。由于他报名时来自安徽，又有蒋侠僧等一批安徽朋友，语言和生活习惯也差不多，所以就编入安徽组，和安徽同学一起住在离校不远的成都南路的一所大房间。那里没有家具，没有床铺，晚上就睡在地板上。

曹靖华在回忆起这段学习生活的时候，说：“我们三个组的同学分散居住，上课时都在渔阳里6号，就在楼下那个可容几十个人的客堂间。对面墙上挂着个大黑板，我们都坐在木凳上上课。大部分时间由杨明斋讲俄语，他旅俄多年，俄语很好，用华语讲解时，一口山东腔。虽然他和库兹涅佐娃讲得都很认真、很热情，但是我们学习俄文的积极性并不高。我是希望学好俄语出国深造的，可是从当时形势看，帝国主义还在包围苏联，远东战火未熄，想

要穿过西伯利亚，谈何容易！我虽然向往苏联，也曾在《青年》半月刊上写诗歌颂过列宁，赞扬十月革命，但是真能实现如杨明斋所说的‘学好俄文，出国深造’这个梦想吗？我当时没有信心。虽然对能否出国，思虑重重，但是对当时的学习环境我还是满意的。各地来的穷学生，分散居住，集中学习，除外语外，还可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以及介绍苏联、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我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的熏陶。更使我感到新鲜的是，不但没有照招生广告上说的‘月纳学费银二元’，而且管吃、管住，大家劳动，扫地、干活、参加社会活动，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到时开饭，过着全新的公社生活。对我这个山里人来说，渔阳里6号简直成了这个十里洋场里的极乐园。只有个别人，因为家里有钱，西服革履，晚上挤在渔阳里的楼上，白天出去逛马路，不看书，不学习，也不参加小组的集体活动。”

曹靖华以欣慰而满足的心情，参加外国语学社的各项活动。他在这里度过“三八”节，听了陈独秀夫人高君曼的讲话。五一节前夕，学校早已印好大量传单，准备散发。法国捕房怕工人在五一节前闹事，派了安南巡捕和中国包探到渔阳里6号搜查过。五一节早晨，曹靖华和他的同伴们带上传单分路出发，有的去了天后宫、闸北、永安公司，曹靖华则一直送到黄浦江边的外滩一带。

五一节后不久，学校通知他：拍半身照，量身材，置服装，准备去苏联。乍听到这个消息，他出乎预料地高兴，“我久久向往的梦幻终于实现了”。临走之前，学校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用打字机打的俄文条子。就他的俄文水平，当时还认不全，何况还有一些暗语。组织上说：这是出国护照，要妥为保存，千万不要丢掉了，丢掉了就不能入境；但也不能暴露，如果被白军查出来，就要掉脑

袋，只有看见红军才能拿出来，这是大家的命根子，一定要保管好。

曹靖华怀着既喜悦又紧张的心情，到马路上找了修鞋匠，撬开皮鞋后跟，把小条子钉在夹层里。出国之前，他拿出一张半身照片，托一个朋友，按照他留下的地址，寄给久违的父亲曹植甫。自然不能告知回信地址。

曹靖华多次回忆，他们这一批赴苏人员有七八人，由王一飞带队，同行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侠僧、韦素园、吴葆萼、卜士奇等人。他们西服革履，以新闻记者身份，登上轮船，从上海出发，途经日本长崎时，轮船加水装煤，停了半天，又启船北上。三天后，到达日本军占领的海参威，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这个时候，王一飞告诉他们：“从现在起，大家时时要记着自己的两重身份：公开身份是上海各报的记者，真实身份就是那些条子上写的S·Y，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北行路上，情况复杂，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准备应付各种局面，经受住考验，保卫S·Y的荣誉。”

坐了一段火车，到达乌苏里，再向前是真空区，铁路中断，要在这里步行通过真空带。北边是红军控制区，南边是日军和白军控制区。在这段空白区里，表面上是三不管，实际上是白党、红党都在活动。他们碰见了各色各样不同打扮的人，正象舞台上表演的三岔口，敌、我、友很难识别，每个人心里都很紧张。他们一身崭新的西装革履的打扮，被红军当成日本的间谍；而从海参威跟踪而来的红胡子则把他们当成从中国来的茶叶商人，到俄国去做投机买卖，身上定会带着不少金条、金票。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几个翩翩少年，除了身上的这套衣服，每人口袋里只有三块钱，只够吃饭、喝开水。由于大家都在猜疑，曹靖华他们也把换成便

衣的红军误认为白军的暗探，严加戒备，快到空白区北沿，接近北边的火车站的时候，这几个衣冠楚楚的客人，被带到列车员办公室接受审问：“你们是记者，现在到伯力去干什么？”神经高度紧张的吴葆萼被吓得连声喊叫：“我不是共产党，你们不要抓我。”他受到严格的搜查，带在身上的小条子被查了出来，S·Y的身份暴露了。曹靖华心里一惊：“这下子完了，两分钟后就没命了。”正惊疑间，没想到搜查的人个个瞪大了眼睛，交换地审视着俄文书写的S·Y的证件，他们忽然扑了过来，把这批学生紧紧抱住，哈哈大笑：“原来是同志，是战友，布尔什维克，我们是一家人。”有的还不住地高呼“乌拉！”原来他们都是化了装的红军战士，是在空白区执行侦察任务的。为了取得中国学生的信任，他们主动从衣兜里掏出他们的红军袖章，给学生们看。曹靖华这时才长吁了一口气：“我们总算看到了自己的亲人，回到自己的家了。”他们马上被簇拥到车长室，被当作贵宾保护起来。

他们乘上北行车，到达伯力，在那里过的五月节——中国民俗的端午节。曹靖华因为打开水时不慎烫伤了脚，留在伯力就医，不能同时西行。直到伤愈后，才乘上火车追赶，在中亚细亚赶上了。这时，留在海参威接送同志的王一飞也从后面赶来。那时，西伯利亚的火车不烧煤而烧木材，行驶速度很慢，而且走走停停。人们是乘客，也是伐木者，车一停下来，旅客们就全部下车上山去砍柴。茫茫的西伯利亚大森林，像海洋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你去砍伐。弄来的木材，就装到专运木材的两节空车厢里，装满了才开车。就这样，从伯力西行，足足用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莫斯科。

到莫斯科以后，曹靖华和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卜士奇、韦素园、王一飞、彭述之等，一共20多人，进东方大学学习。这

个学校是第三国际办的，培养东方各民族的革命干部，其中有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马来亚等地的人。为中国学生成立了中国班，由苏联人讲课，中国人翻译。瞿秋白、李宗吾担任过课堂翻译，后来王一飞、罗亦农也担任过课堂翻译。课程有《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中国国内来了许多人，这些东方大学的学生也全部列席旁听。当时，中国班的学生宿舍离东方大学很近，只隔一条马路。后来，留法勤工俭学的人，在西方国家呆不下去，也有少数人来到苏联学习，中国班的人数增加到30多人，住着很大的一个房间。

开始时，他们学习的确很困难，因为多数人俄语基础差，连俄文字母都认不全，读起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简直像没有牙齿的嘴巴啃钢条一样，很吃力。瞿秋白来为他们补习俄文，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同学中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学文学是不革命的、消极的，是不关心政治的表现；革命就是刺刀和手榴弹。但是曹靖华和韦素园都特别喜爱文学，常常到瞿秋白那儿去，他的住宿条件比大家好，一个人住一个单间，谈话方便。瞿秋白在学校教政治经济学，但是也有志于文学。他笔调细腻，委婉动人，谈起文学来滔滔不绝，他们一谈就是一天。他随和、坦诚、热情、风趣，又才华横溢，和曹靖华、韦素园谈笑风生，又充满文学情趣。从这时开始，曹靖华和瞿秋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的物质生活，艰苦得难以想象。正如在电影上看到的那样，连列宁也吃不饱。中国留学生享受着苏联人民当时的最高待遇——红军战士的待遇。主食是面包，每个人在24小时内供应半磅面包。中饭有一碗清汤，汤上飘着几片胡萝卜、土豆。为了减少来往食堂带来体力上的消耗，他们中有些人干脆不去吃午餐，把

面包带在身边，饿了就啃两口。韦素园为了对付饥饿，发明了一种“卧式读书法”，他说：“呼吸促进胃的蠕动，消耗太多，要是躺在草地上看书，肚里的食物消化就能慢一点。”

曹靖华一次回忆说：“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全国解放了，天下打下来了，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大概是过新年时，刘少奇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那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是主宾，出席的人围了一大圈子。刘少奇向尼赫鲁介绍我：这是1921年赴莫斯科留学的老同学，那时的大多数人已经牺牲了。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王一飞，忠厚老实，精明干练，他带着我们去苏联，后来，又带着一批军事干部回中国，其中包括叶挺、熊雄、聂荣臻，回国参加大革命。他在中央军委担任领导工作。北伐军到浏阳，我们在那儿见了一面，加伦将军向群众讲话，我当时是加伦的翻译，那天我请王一飞来翻译。分手后，听说他在长沙牺牲了，死时才29岁。罗亦农参加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立了大功，后来在上海被反动派杀害了，死时也只有26岁，他的威名曾使反动派听了牙根发颤。任弼时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全国人民永远忘不了他。提起渔阳里，绝不能忘了杨明斋。周总理就非常尊敬他，称他为‘忠厚长者’。我看了《中华英烈》上铁凤写的那篇传记，才知道他是山东平度人，知道了他曲折动人的历史，这是个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过特殊贡献的人物，应该大写特写。渔阳里的历史和人物，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材。”

1987年12月30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张羽，现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

本文编辑 徐金柱